

宋高僧傳卷第十七

家七

宋左街天壽寺通惠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護法篇第五

正傳十八人
附見一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威秀傳一

京兆大興善寺復禮傳二

京兆魏國寺惠立傳三

周洛京佛授記寺玄嶷傳四

唐江陵府法明傳五

潤州石圯山神悟傳六

金陵鐘山元崇傳七增禪師

京兆大安國寺利涉傳八

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傳九

朗州藥山唯儼傳十

京師章信寺崇惠傳十一

洛陽同德寺無名傳十二

廬山歸宗寺智常傳十三

杭州千頃山楚南傳十四

南嶽七寶臺寺玄恭傳十五

京兆福壽寺玄暢傳十六

後唐南嶽般舟道場唯勁傳十七

周洛京福先寺道丕傳十八

唐京師大莊嚴寺威秀傳

釋威秀不知何許人也博達多能講宣是務志存負荷勇而有儀其於筆語揆張特推明敏無何天皇即位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勅勒僧道咸施俗拜時則僧徒惶惑罔知所裁秀嗟教道之中微歎君王之慢法乃上表稱沙門不合拜徵引諸史爰歷累朝抑挫朝纔發令夕又改圖皆非遠略也方引經律論以為量果詞皆婉雅理必淵明如云故出家不

存家人之禮出俗無露處俗之儀其道顯然
百代不易之令典也表上勅百官集中臺都
議其事時朝宰五百三十九人請不拜三百
五十四人請拜時大帝至六月勅不拜君而
拜父母尋亦廢止秀之爲法實謂忘身乎抗
表之際當年四月二十一日也時京邑僧等
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表上請時相謂秀等
曰勅令詳議拜否未定可待後集秀等乃退
於是大集西明寺相與謀議共投啓狀聞諸
達官貴戚若救頭然時宣律師上雍州牧沛
王啓別上榮國太夫人啓等秀之批鱗所謂
以身許法也

唐京兆大興善寺復禮傳

釋復禮京兆人也俗姓皇甫氏少出家住興
善寺性虛靜寡嗜欲遊心內典兼博玄儒尤

工賦詠善於著述俗流名士皆仰慕之三藏
地婆訶羅實又難陀等譯大莊嚴華嚴等經
皆勅召禮令同翻譯綴文裁義實屬斯人天
皇永隆二年辛巳因太子文學權無二述釋
典稽疑十條用以問禮請令釋滯遂爲答之

撰成三卷名曰十門辯惑論實主酬答剖析
稽疑文出於智府義在於心外如斯答對堅
陣難摧赤旛曳而魔黨降天鼓鳴而佞羅退
權文學所舉稽疑數義也於餘則難在禮殊
易何邪蓋不知教有弛張文存權實謂爲矛

盾故行吊伐之師如小偏裨須請軍門之命

無二既披來論全釋舊疑乃復書云續晨晷
之足鑿混沌之竅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永遵
覺路長悟迷源藝煩惱之薪餐涅槃之飯請
事斯語以卒餘年云此雖一時之解紛實爲

萬代之龜鑑也禮之義學時少比儔兼有文集行於代加復深綜玄機特明心契作真妄頌問天下學士擊和者數人當草堂宗密師銓擇臻極唯清涼澄觀得其旨趣若盧郎之米粒矣餘未體禮師之見故唐之譯務禮爲宗匠故惠立謂之譯主譯主之名起於禮矣妙通五竺融貫三乘古今所推世罕倫匹其論二軸編入藏酬外難之攻但用此之戈盾也矣

唐京兆魏國寺惠立傳

釋惠立本名子立天皇改爲惠立俗姓趙氏天水人也遠祖因官徙寓新平故爲幽人焉爰祖及父俱馳高譽立即隋起居舍人司隸從事毅之第三子也生而岐嶷有棄俗之志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幽州昭仁寺此寺

即破薛舉之戰場也立識敏才俊神清道邁習林遠之高風有聲融之識量聲譽聞徹勅召充大慈恩寺翻經大德次補西明寺都維那後授太原寺主皆降綸旨令維寺任天皇之代以其博考儒釋雅著篇章妙辯雲飛益思泉湧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火蹈湯無所屈撓頻召入內與黃冠對論皆愜帝旨事在別傳立以玄奘法師求經印度若無紀述季代罕聞遂撰慈恩三藏行傳未成而卒後廣福寺沙門彥棕續而成之總十卷故初題云沙門惠立本釋彥棕箋是也立削藁云畢慮遺諸美遂藏諸地府世莫得聞爾後臨終令門侍掘以啓之將出乃即終焉初立見尚醫奉御呂才妄造釋因明圖注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其警句有云奉御於

俗事少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乎鼯鼠見釜
竈之堪陟乃言崑丘之非難蛛蝥覩棘林之
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何殊此焉
才由茲而寢太常博士柳宣聞其事息乃歸
信以書檄翻經僧衆云其外禦其侮釋門之
季路也

唐洛京佛授記寺玄嶷傳

釋玄嶷俗姓杜氏幼入玄門纔通經法黃冠
之侶推其明哲出類逸群號杜又鍊師方登
極籙爲洛都大恒觀主遊心七略得理三玄
道術之流推爲綱領天后心崇大法揚闡釋
宗又悟其食蓼非甘却行遠舍願反初服嚮
佛而歸遂懇求剃落詔許度之住佛授記寺
尋爲寺都焉則知在草爲英在禽爲雄信有
之矣續叅翻譯悉彼宗之乖謬五知正教之可

憑或問之曰子何信佛邪嶷曰生死魑疾宜
早圖之無令臨衢整轡中流竚柁乎有若環
車望斗劾鬼求仙以此用心非究盡也乃造
甄正論一部指斥其失令歸正真施設主客
問答極爲省要焉嶷不知厥終

系曰知彼敵情資乎鄉導或入必爭之境免
書弗地之譏又猶秉燭宵征便匪如人入闇
歷聞玄嶷曾寄黃冠熟其本教及歸釋族斥
彼妄源不須四月而試之已納一城之款矣
由是觀之脫有遁逆之者則曰吾當說汝真
斯是之謂歟

唐江陵府法明傳

釋法明本荆楚人也博通經論外善群書辯
給如流戒範堅正中宗朝入長安遊訪諸高
達適遇詔僧道定奪化胡成佛經真偽時盛

集內殿百官侍聽諸高位龍象抗禦黃冠翻覆未安縲跪難定明初不預其選出場擅美問道流曰老子化胡成佛老子爲作漢語化爲作胡語化若漢語化胡胡即不解若胡語化此經到此土便須翻譯未審此經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誦胡語何人筆受時道流絕救無對明由此公卿歎賞則神龍元年也其年九月十四日下勅曰仰所在官吏廢此僞經刻石於洛京白馬寺以示將來勅曰朕叨居寶位惟新闡政再安宗社展恭禋之大禮降雷雨之鴻恩爰及緇黃兼申懲勸如聞天下諸道觀皆畫化胡成佛變相僧寺亦畫玄元之形兩教尊容二俱不可制到後限十日內並須除毀若故留仰當處官吏科違勅罪其化胡經累朝明勅禁斷近知在外仍頗流

卷

六

行自今後其諸部化胡經及諸記錄有化胡事並宜除削若有蓄者準勅科罪其月洛京大恒道觀主桓道彥等上表固執勅批曰朕以匪躬忝承丕業雖撫寧多失而平恕實專矧夫三聖重光玄元統序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款還淳情存去僞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怨而必錄頃以萬機餘暇略尋三教之文至於道德二篇妙絕希夷之境天竺有空二諦理秘真如之談莫不敷暢玄門闡揚至蹟何假化胡之僞方盛老君之宗義有差違文無典故成佛則四人不同論弟子則多聞舛互尹喜旣稱成佛已甚憑虛復云化作阿難更成烏合鬼谷北郭之輩未踐中天舍利文殊之倫妄彰東土胡漢交雜年代亦乖履水而說涅槃曾無典

據蹈火而談妙法有類俳優誣詐自彰寧煩
縷說經非老君所制毀之則匪曰孝虧文是
鄙人所談除之則更彰先德來言雖切理實
未安宜悉朕懷即斷來表明之口給當代無
倫援護法門由之禦侮惡言不入耳其是之
謂乎

宋七

七

系曰化胡經也二教不平其爭多矣無若法
明一言蔽之設或凝神杼思久不可酬况復
萬乘之前孰能卒對昔楊素見嵩陽觀畫化
胡素曰何不化胡成道而成佛乎道士無言
觀夫明之垂問義舍兩意正爲化胡成佛旁
疊諸天仙言語與人不同天言傳授諸經是
誰辯譯其猶一箭射雙鳧又若一發兩縱之
謂歟

唐潤州石圪山神悟傳

釋神悟字通性隴西李氏之子其先屬西晉
版蕩遷家于吳之長水也世襲儒素幼爲諸
生及冠忽嬰惡疾有不可救之狀咎心補行
力將何施開元中詣溪光律師請耆域之方
執門人之禮師示以遺業之教一曰理懺二
曰事懺此二者聖之所授行必有徵遂於菩
提像前秉不屈之心焚難捐之指于時有異
光如月臃龐紺宮極苦可以感神明至精可
以動天地蓋人之難事歟天寶四年受具足
戒身始披緇八年舉尤異行名隸于寺逮其
晚節益見苦心每置法華道場九旬入長行
禮念觀佛三昧於斯現前因語門人曰夫陰
薄日以何傷風運空而不動苟達於妄誰非
性也方結宇於勞勞山東中據石圪達分仙
徑諸猛獸馴於禪榻祥雲低於法堂中夜有

山神現形謂悟曰弟子即隋故新成侯曹世安生爲列侯死典南嶺今師至止願以此地永奉經行言訖隱而不見故吏部員外李華殿中侍御史崔益同謁悟嘗問孔老聖教優劣請陳題品對曰路伽邪典籍皆心外法味之者勞而無證其猶澤朽恩華乾池映月比其釋教夫何遠乎如是往復應答如流華益拱手無以抗敵其扞護釋門疆場疇敢侵軼乎華乃一代之文宗與蕭穎士齊名筆語過之若此之儒孰能觝角也凡諸不逞之徒疑經難法者悟必近取諸身遠喻於物如理答酬無不垂頭搭翼者十年辛卯春寢疾加跌坐而逝享齡六十三法臘二十六闍維之日獲舍利五百餘粒珠顆纍纍粲然在矚門人湛一圓一等主之遷塔焉

唐金陵鐘山元崇傳瑋禪師釋元崇俗姓王氏瑯琊臨沂人也晉丞相始興文獻公子蒼之後自南朝淪廢世居句容祖禰已來非賢即哲崇幼而孤秀疑若斷山心喻芙蓉形同玉潔風塵不雜立志夷簡時年十五奉道辭家負笈洞天餐霞卧雲師範陶許精研妙句獨證微隱乃恐至理未融解脫方阻因歸心釋典大暢佛乘三教齊驅邁心世表於是聲振吳越緇素異焉採訪使潤州刺史齊平陽公聞其行業虛佇久之適會恩制度人哀充舉首以開元末年因從瓦官寺瑋禪師諮受心要日夜匪懈無忘請益瑋公乃揣骨千里駿足可知因授深法崇靈臺虛徹可舍百神心鑑高懸塵無私隱既而聲價光遠物望所知金陵諸德請移所配棲霞

寺春秋逾紀服勤道務羸倫有叙時衆是瞻
至德初並謝絕人事杖錫去郡歷于上京徧
奉明師棲心閑境罕交俗流遂入終南經衛
藏至白鹿下藍田於輞川得右丞王公維之
別業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靜室與
宗相遇神交中斷于時天地未泰豺狼構患
朝賢國寶或在適軸起居蕭舍人昕與右丞
諸公並碩學雄才尊儒重道偶茲一會抗論
彌日鈎深索隱襟期許與王蕭歎曰佛法有
人不宜輕議也矣及言旋河洛登陟嵩少懷
達磨之旨要得華嚴之會歸聲價漸高衣冠
羨仰京師名德咸請住持志在無爲翛然不
顧乃放浪人世追蹤道流考盤靈蹤遂東道
吳越天台四明清心養素數年之後遐想鐘
山飛錫舊居考以雲房道俗咸喜玉反山輝

大曆五年刺史南陽樊公雅好禪寂及屬縣
行春順風稽首諮請道要益加師禮矣時道
俗以爲此寺靈勝遊憩者多監主護持須選
名德僉議無以易禪師者崇頰告辭懇苦衆
咸再三事不獲已順受彌縫其間總二十年
藉四方之財因道化之力樂檀雲構丹覆日
新蓋存乎無爲無所不爲者也功成身退安
禪高頂前後學徒詎可勝計至大曆十二年
示疾言歸不加藥餌八月二日卒於山院春
秋六十有五臨終命門人無令封樹弟子如
泉澄添等奉家七全師教以其月八日十瘞于攝山
之陽依巖爲窟累石不磨不齧遵遺誥也崇
身長六尺儀表端肅望之儼然即之生長意
密情恕心和行高天姿龍象生此岐嶷享齡
非永惜哉弟子等共建豐碑以紀化跡樹于

寺之門首焉

唐京兆大安國寺利涉傳

釋利涉者本西域人也即大梵婆羅門之種
姓夙齡疆志機警溢倫宗黨之中推其達法
欲遊震旦結侶東征至金梭嶺遇玄奘三藏
行次相逢禮求奘度既而群經衆論鑿竅通
幽特爾遠塵歸乎正道非奘難其移轉矣奘
門賢哲輻湊涉季孟於光寶之間其爲人也
猶帛高座之放曠中宗最加欽重朝廷卿相
感義與遊開元中於安國寺講華嚴經四衆
赴堂遲則無容膝之位矣檀施繁熾利動人
心有穎陽人韋玘垂拱中中第調選河中府
文學遷大理評事秘校見涉講筵幣帛堆積
就乞選糧所獲未厭表請釋道二教定其勝
負言釋道蠹政可除玄宗詔三教各選一百

卷七

十一

人都集內殿韋玘先陔高座挫葉靜能及空
門思明例皆辭屈涉次登座解疑釋結臨敵
有餘與韋往返百數千言條緒交亂相次抗
之勞絲自理正直有歸涉重問韋曰子先登
席可非主耶未審主人何姓玘曰姓韋涉將
韋字爲韻揭調長吟偈詞曰我之佛法是無
爲何故今朝得有爲無韋始得三數載不知
此復是何韋涉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憶何
韋之事凜然變色曰玘是庶人宗族敢爾輕
慢朕玄元祖教及凌輜釋門玘下殿俯伏待
罪叩頭言臣非庶人之屬涉貴其鉗利口以
解踈狂奏曰玘是關外之人非玄貞之族類
勅貶象州百姓賜涉錢絹助造明教寺加號
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著立法幢論
一卷公卿間有言曰涉公是韋掾之膏肓也

涉曰此舉也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自此京城無不改觀言談講者以涉爲最焉晚節遭其譴謫漢東尋屬寬宥移徙南陽龍興寺時惠忠國師知重涉名聊款關相謁曰納衣小僧向前某被門徒朝要連坐于此適觀師當有貴氣可作高道國德勿同吾也乃開篋提衣物令忠師曳婁由此襄鄧之人皆驚涉如此懸記忠師道聲又光闡焉蓋涉望重之故也上元二年詔忠師入供養肅宗時入官起居太上皇乃引忠見上皇曰此人何如利涉則知涉才業優長帝王器重復多著述大曆中西明寺翻經沙門圓照撰涉傳成一十卷足知言行之多也矣

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傳

釋神邕字道恭姓蔡氏東晉太尉謨即度江

家七

十二

祖十五代孫也因官居于暨陽邕生于是邑母宣氏始娠之際率多徵異襁褓中聞唱經聲必有凝神側聽之貌卅角聰晤過人年十二辭親學道請業於法華寺俊師每覽孔釋二典一讀能誦同輩者罕不欣慕開元二十六年勅度諫諸暨香嚴寺名藉依法華寺玄儼師通四分律鈔儼識其志氣謂人曰此子數年後卒爲學者之司南矣爾其勉之儼新出輔篇律記邕挾其膏腴窮彼衢術一宗學者少能與其聯鑣方軌焉性非局促又從左溪玄朗師習天台止觀禪門法華玄疏梵網經等四教三觀等義秘捷載啓觀性知空爰至五夏果精敷演吳會問學者從之天寶中本邑郭密之請居法樂寺西坊恢拓佛舍層閣摩霄半澄江影廊宇完備後乃遊問長安

居安國寺公卿藉其風宇追慕者結轍而至
方欲大闡禪律倏遇祿山兵亂東歸江湖經
歷襄陽御史中丞庾光先出鎮荆南邀留數
月時給事中竇紹中書舍人苑咸鑽仰彌高
俱受心要著作郎韋子春有唐之外臣也剛
氣而贍學與之卷訓抗子春折角滿座驚服死
舍人歎曰闍梨可謂塵外摩尼論中師子時
人以爲能言矣旋居故鄉法華寺殿中侍御
史皇甫曾大理評事張河金吾衛長史嚴維
兵曹呂渭諸暨長丘丹校書陳允初賦詩往
復盧士式爲之序引以繼支許之遊爲邑中
故事邕修念之外時綴文句有集十卷皇甫
曾爲序自至德迄大曆中頗受請澄壇度戒
起丹陽泊乎金華其間釋子皆命爲親教師
也又以縣南路通衢婺其中百餘里殊無伽

藍釋侶往來宴息無所邕願布法橋接憇行
旅遂於焦山可以爲梵場也得邑人騎都尉
陳紹欽等率群信構淨刹一紀方乃集事焉
前吏部侍郎徐浩出佐明州以邦國聚落乃
白廉使皇甫溫奏賜額曰大曆焉先是中岳
道士吳筠造邪論數篇斥毀釋教昏蒙者惑
之本道觀察使陳少遊請邕決釋老二教孰
爲至道乃襲世尊之攝邪見復寶琳之破魔
文爰據城塹以正制狂旗鼓纔臨吳筠覆轍
遂著破倒翻迷論三卷東方佛法再興實邕
之力歟末遊天台又纂地誌兩卷並附於新
論矣邕廡頤豐角風韻朗拔前後廉問皆延
置別榻請爲僧統以加崇揖之禮貞元四年
戊辰歲十一月十四日遇疾遺教門人跣坐
端相而歸寂于大曆法堂焉以十二月十四

日奉靈儀於寺北原遵僧制也報齡七十九
法歲五十明年冬十一月方建塔矣秘書省
校書郎陸淮爲其銘上首弟子智昂靈澈進
明慧照等咸露鋒穎禪律互傳至十一年戶
部員外郎丘上卿爲碑紀德焉

唐朗州藥山唯儼傳

宋七

十四

釋唯儼俗姓寒絳縣人也童齒慷慨敏俊逸
羣年十七從南康事湖陽西山慧照禪師大
曆八年納戒于衡嶽寺希澡律師所乃曰大
丈夫當離法自淨焉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
邪遂謁石頭禪師密證心法住藥山焉一夜
明月陟彼崔嵬大笑一聲聲應澧陽東九十
許里其夜澧陽人皆聞其聲盡云是東家明
辰展轉尋問迭互推尋直至藥山徒衆云昨
夜和尚山頂大笑是歟自茲振譽遐邇喧然

元和中李翱爲考功員外郎與李景儉相善
儉除諫議薦翱自代及儉獲譴翱乃坐此出
爲朗州刺史翱閑來謁儼遂成警悟又初見
儼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褊
急乃倡言曰見面不似聞名儼乃呼翱應唯

曰太守何貴耳賤目翱拱手謝之問曰何謂

道邪儼指天指淨餅曰雲在青天水在餅翱

于時暗室已明疑冰頓泮尋有偈云鍊得身

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相問無餘

說雲在青天水在餅又偈選得幽居愜野情

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

雲笑一聲初翱與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爲文

會之交自相與述古言法六藉爲文黜浮華

尚理致言爲文者韓柳劉焉吏部常論仲尼

既沒諸子異端故荀孟復之楊墨之流洗然

遺落殆周隋之世王道弗興故文中子有作應在乎諸子左右唐興房魏既亡失道尚華至有武后之弊安史之殘吾約二三子同致君復堯舜之道不可放清言而廢儒縱梵書而猶夏敢有邪心歸釋氏者有渝此盟無享人爵無永天年先聖明神是亂是殛無何朔邈迨於儼頓了本心末由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復遇紫玉禪翁且增明道趣著復性書上下二篇大抵謂本性明白爲六情玷污迷而不返今牽復之猶地雷之復見天地心矣即內教之返本還源也其書露而且隱蓋而又彰其文則象繫中庸隱而不援釋教其理則從真捨妄彰而乃顯自心弗事言陳唯萌意許也韓柳覽之歎曰吾道萎遲翺且逃矣儼陶鍊難化護法功多迴

是子之心拔山扛鼎猶或云易又相國崔群常侍溫造相繼問道儼能開發道意以大和二年將欲終告衆曰法堂即頽矣皆不喻旨率人以長木而支柱之儼撫掌大笑云都未曉吾意合掌而寂春秋七十云

系曰嘗覽李文公復性二篇明佛理不引佛書援證而徵取易禮而止可謂外柔順而內剛逆也故曰得象而忘言矣經云治世語言皆成正法者李公有焉儼公一笑聲徹遐鄉雖未勞目連遠尋而易例有諸隆墀永歎遠壑必盈道感如然不知其然也

十七
唐京師章信寺崇惠傳

釋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禪林之年見乎器局鷲鳥難籠出塵心切往禮徑山國一禪師爲弟子雖勤禪觀多以三密教爲恒務初於

昌化千頃最峯頂結茅爲庵專誦佛頂呪數
稔又往鹽官硤石東山卓小尖頭草屋多歷
年月復誓志於潛落雲寺遁跡俄有神白惠
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語不圓莎訶者
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爲外教凌轢其危若
綴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上心亦勞止擇
木之故於章信寺挂錫則大曆初也三年戊
申歲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官道士史華上奏
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
代宗欽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也
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
磴道焉時緇伍互相顧望推排且無敢躡者
惠聞之謁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
樹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
梯極爲低下時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

肩而觀此舉時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
曾無難色復蹈烈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
爲飢飢或嚼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慙惶
掩袂而退時衆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
官鞏庭玉宣慰再三便賫賜紫方袍一副焉
詔授鴻臚卿號曰護國三藏勅移安國寺居
之自爾聲彩發越德望峻高代宗聞是國一
禪師親門高足倍加鄭重焉世謂爲巾子山
降魔禪師是也
系曰或謂惠公爲幻僧歟通曰夫於五塵變
現者曰神通若邪心變五塵事則幻也惠公
持三密瑜伽護魔法助其正定履刃蹈炎斯
何足驚乎夫何幻之有哉瑜伽論有諸三神
變矣
唐洛陽同德寺無名傳

釋無名姓高氏渤海人也祖宦今西京乃爲洛陽人矣冲孺之齡舉措卓異口不啻辛血性不狎諛譁邈矣出塵故難留滯年二十八若瘦鴈之出籠投師習學依隨諫同德寺及精律藏解一字以無疑聞有禪宗思千里而請決舉領整裘開扇見路辭飛筆健思若湧泉因隨師遊方訪祖師之遺跡得會師付授心印會先語諸徒曰吾之付法無有名字因號無名也自此志歷四方周遊五嶽羅浮廬阜雙峯皖公鑪嶺牛頭剡溪若耶天台四明罔不詢問風格高遠神操朗澈博識者親貌便伏僻見者發言必摧時德宗方納鮮于叔明令狐峒料簡僧尼事時名有表直諫並停尋時鮮于叔明令狐峒等流南海百姓至貞元六年往遊五臺居無定所九年十二月十

家七

十八

二日於佛光寺先食訖儼然坐化春秋七十二臘四十三一年闍維獲舍利一升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建塔於佛光寺貞元六年庚午歲也或云名著疏解彌陀經焉唐廬山歸宗寺智常傳釋智常者挺拔出倫操履清約徧叅知識影附南泉同遊大寂之門乃見江西之道元和中駐錫廬山歸宗淨院其徒響應其法風行無何白樂天貶江州司馬最加欽重續以李渤貞外元和六年隱嵩山以著作徵起杜元穎排之出爲虔州刺史南康曾未卒歲遷江州刺史渤洽聞多識百家之書無不該綜號李萬卷矣到郡喜與白樂天相遇因言潯陽廬阜山水之最人物賢哲隱淪論惠遠遺迹遂述歸宗禪師善談禪要李白朝廷金榜早

晚有嗜菜阿師名目白曰若然則未識食菜
阿師歟白彊勸遊二林意同見常耳及到歸
宗李問曰教中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
彌如何芥子納得須彌常曰人言博士學覽
萬卷書籍還是否耶李曰忝此虛名常曰摩
踵至頂只若干尺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
首無言再思稱歎續有東林寺僧神建講諸
經論問觸目菩提常略提舉神建不體乃發
狀訟常示惡境界時李判區分甚聞詣理常
有異相目耀重瞳遂將藥燠手恒磨錯不覺
目眦俱紅號赤眼歸宗矣
系曰佛理幽邃一言蔽之者玄解之言逗猛
利者藥妙疾輕之驗也
唐杭州千頃山楚南傳
釋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爰在髫齡冥然跪

於父母前訴志出家投開元寺曇藹師而受
訓焉當授經法目所輕覩輒誦於口執巾侍
盥灑掃應對頗能謹愿迨乎冠歲乃落髮焉
詣五臺登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學淨
名經一律一經略通宗旨則知頓機不甘爲
漸教縛遂往芙蓉山根性未發謁黃蘗山禪
師問答雖多機宜頓了倏值武宗廢教南遂
深竄林谷大中興教出遇昇平相裴公休出
撫宛陵請黃蘗出山南隨侍由此便詣姑蘇
報恩寺專行禪定足不踰闕僅二十餘載乾
符四年蘇州太守周慎嗣嚮風請住寶林院
又請居支硎山至五年昌化縣令徐正元與
紫溪成將饒京同召住千頃慈雲院訓示禪
徒之外唯儼然在定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
前兩浙武肅王錢氏請下山供施昭宗聞其

道化賜其鹿胎衣五事別資紫衣文德六年二月忽雙虹貫堂室二鹿蹶然入寺法堂梁折至五月辭衆後於禪牀垂兩足伸二臂于膝奄然而卒春秋七十僧臘五十六遷塔于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歲二月宣州孫儒卷二十冠錢唐之封略兵士發塔見南全身不散爪髮俱長悔罪而去南公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以枝梧異宗外敵見貴於時也

唐南嶽七寶臺寺玄泰傳

釋玄泰者不知何許人也性撻方正言不浪施心靜之情義而後動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不衣蠶縷時謂泰布納歟從見德山禪師豁如自適誓不立門徒逍遙求志而於詞筆筆若有神四方後進巡禮相見皆

用平懷之禮嘗以衡山之陽多被山民莫倖輦斬木燒山損害滋甚泰作會山謠遠邇傳播達于九重勅責衡州太守禁止岳中蘭若由是得存不爲延燎泰之力也終年六十五臨逝說偈曰不用剃頭不須灑浴一堆猛炎千足萬足偈終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拊堅固大師塔左營小浮圖焉又爲象骨偈諸禪祖塔銘歌頌等好事者編聚成集而行于代焉

唐京兆福壽寺玄暢傳

釋玄暢字申之俗姓陳氏宣城人三一暢爰在弱齡便持異操戲則聚沙爲塔摘葉爲香年九歲於涇邑水西寺依清逸上人教授經法年十九削髮二十歲往福州兜率戒壇受具足戒聽掇律科深得宗旨新繒細縷一染色

佳而往越中求聞異說仰京室西明寺有宣
律師舊院多藏毗尼教迹因栖惠正律師法
席自入京華漸萌頭角受京城三學大德益
廣見聞方事講談遽鐘堙厄則會昌廢教矣
時京城法侶頗甚徬徨兩街僧錄靈宴辯章
同推暢爲首上表論諫遂著歷代帝王錄奏
而弗聽由是例從俗服寧弛道情龍蛇伏蟄
而待時玉石同焚而莫救殆夫武皇厭代宣
宗在天坏戶重開炎崗息熾暢於大中中凡
遇誕辰入內談論即賜紫袈裟充內外臨壇
大德懿宗欽其宿德蕃錫屢臻乃奏修加懺
悔一萬五千佛名經又奏請本生心地觀經
一部八卷皆入藏暢時充追福院首領又充
總持寺都維那尋署上座暢講律六十座度
法者數千人撰顯正記一十卷科六帖名義

圖三卷三寶五運三卷雖祖述舊聞標題新
目義出意表文濟時須乾符中懿宗簡自上
心特賜師號曰法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示
滅俗齡七十九僧臘五十九弟子賜紫惠柔
大德師遂宗紹以其年四月二十五日窆于
長安邑高陽鄉小梁村四年丁酉歲尚書禮
部侍郎崔沆與暢交分殊深著碑述遺跡焉
後唐南嶽般舟道場惟勁傳

釋惟勁福州長溪人也節操精苦奉養棲約
破納擁身衣無繒纊號頭陀焉初叅雪峯便
探淵府乾化中入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二十七}
藏中見法藏禪師鑑燈頌了如是廣大法界
重重帝網之門因歎曰先達聖人具此不思
議智慧方便非小智之所能及又嶽道觀中亦
設此燈往因廢教時竊移入仙壇也有遊嶽

才人達士留題頗多勁乃歎曰盧橘夏熟寧期植在於神都舜韶齊聞不覺頓忘於肉味嗟其無識不究本端盜王氏之青種以爲舊物認嶺南之孔雀以作家禽後世安知于今區別乃作五字頌頌五章覽者知其理事相融燈有所屬屬在乎互相涉入光影含容顯華嚴性海主伴交光非道家之器用也楚王馬氏奏賜紫署寶閣大師梁開平中也勁續寶林傳蓋錄貞元已後禪門祖祖相繼源脉者也別著南嶽高僧傳未知卷數亦一代禪宗達士文采可觀後終于岳中也

系曰物涉疑似難輒區分勁公誌鑑燈若遺物重獲歸家也後之人必不敢攘物歸家也故曰前事不忘後世之元龜也

周洛京福先寺道丕傳

卷七

二十三

釋道丕長安貴胄里人也唐之宗室父從晏襄宗泐堂五院之首母許氏爲求其息常持觀音普門品忽夢神光燭身因爾姪焉及其誕生挺然岐嶷端雅其質屬籍諸親異而愛之如天童子年始周昉父將命汾晉會軍至于霍山沒王事丕雖童穉聚戲終鮮笑容七歲忽絕葷羶每遊精舍怡然忘返遂白母往保壽寺禮繼能法師尊爲軌範九歲善梵音禮讚是歲襄宗幸石門隨師往迎駕十九歲學通金剛經義便行講貫又駕遷洛京長安焚蕩遂背負其母東征華陰劉開道作亂復荷母入華山安止巖穴時穀麥勇貴每斗萬錢丕巡村乞食自專胎息唯供母食母問還食未丕對曰向外齋了恐傷母意至孝如此年二十歲母曰汝父霍山亡沒戰場之地骨

曝霜露汝能收取歸葬不亦孝乎遂辭老親往霍邑立草庵鳩工集聚白骨晝夜誦經呪之曰古人精誠所感滴血認骨我今志爲孝子豈無靈驗者乎儻群骨中有動轉者即我父之遺骸也如是一心注想目未輕捨數日間果有枯骸從骨聚中躍出競驚丕前搖曳良久丕即躡躑抱持如復生在賈歸華陰是夜其母夢夫歸舍明辰骨至其孝感聲譽日高至二十七歲遇曜州牧婁繼英招丕住洛陽福先彌勒院即晉道安翻經創浴之地也天祐三年丙寅濟陰王賜紫衣後唐莊宗署大師曰廣智丕於梁朝後主後唐莊宗明宗凡內建香壇應制談論多居元席及晉遷都今東京天福三年詔入梁苑副錄左街僧事與傳法阿闍梨昭信大師俱道貌童顏號二

宋七

二十七

菩薩是故朝貴士庶多請養生之術丕精勤不懈一佛一禮佛名經法華金剛仁王上生四經逐一字禮然其守杜多之行分衛時至二弟子隨行開運甲辰歲爲左街僧錄雖臨僧務日課修持相國李公濤西樞密太傅王公朴翰林承旨陶公穀等無不傾心歸重至漢乾祐中謝病乞西歸未允之際屬漢室凌夷兵大連作恣行剽掠丕於廊廡之下倚壁誦念二日紛拏一無見者時京城見聞益加欽尚逃歸洛邑周太祖潛隱所重廣順元年勅召爲左街僧錄不容陳讓還赴東京居于僧任世宗尹釐府政嫌空門繁雜欲奏沙汰召丕同議時問難交發開喻其情且曰僧之清尚必不露於人前僧或凶頑而偏遊於世上必恐正施蓑蓑草和蘭蒞而芟方事淘澄

金遂沙泥而蕩大王儲明欲照蓄智當行爲
益皇帝邪爲損君親邪若益君乎不令一物
失所若損親也是壞六和福田況以天下初
平瘡痍未合乞待後時搜揚未晚故老子云
治大國如烹小鮮慮其動則糜爛矣世宗深
然其言且從停寢及世宗登極二十五不謂僧曰吾
皇宿昔有志汝當相警護持堅乞解歸洛陽
又立禮首楞嚴經二年果勅併毀僧寺并立
僧帳蓋限之也毀教不深乃丕之力也以顯
德二年乙卯六月八日微疾十日令弟子早
營粥食云有首楞嚴菩薩衆多相迎令鳴椎
俄然而化春秋六十七僧臘四十七緇素號
哭諸寺具威儀送葬于龍門廣化寺之左立
石塔焉未終之前寺鐘無故嘶啞表剝龍首
忽焉墮墜僧澄清夢寺佛殿梁折極多異兆

焉
系曰周武滅佛法隋開皇辛亥歲太府丞趙
文昌入冥見邕受對寄語文帝拔救周世宗
澄汰毀私邑勒立僧帳故說大漸招其惡報
或有入冥見之并贊成厥事者同居負處略
同周武未知是乎
論曰九重所以成深嚴七礼其能捍憂患高
墉峻壘加校尉而守之犀革兕皮介將軍而
戰者君既安所臣亦建功猶釋門之外侮忽
來得法將之中權斯敵使其大道喪而重復
玄剛絕而又張我有仲由惡言不入外禦其
侮不可暫亡也嗟乎真教東傳累更年紀受
其艱否屈指可尋法繫有爲四相以之遷貿
明雖無損一輪以之蝕侵桓楚無端効莽得
時而變法德與伊始欺孤餘力而責僧賴遠

公之致書因朝達之抗疏只成暴政空鯁人情元魏懷邪周邕尚辯曇始乃呈其詭迹道安盛奮其辭鋒是待秦坑能逃漢律始安二德疑其住壽應真出沒其形扶危拯溺者矣秀也鍾其厄運憤此反常上牋若攻壘之先登為法偶犯顏而不死復禮答權文學難詞蔚成解判惠立斥呂奉御圖注免橫窺關兩面俱通玄疑造乎甄正一場賈勇法明定其化胡答孔老於李華名儒懾伏挫是非於韋氏辯勢首強邕也掩徐獨記於天台儼也令李成書於復性其或角史華之術因躡刀梯諫德宗之非乃停沙汰申答而驚李激作謠而占衡山破邪之論可宗鑑燈之頌歸我以前諸德超世卓然式遏寇讎闕墻禦侮言其薄者則發憤忘食殊弗防其反汚其如臯原

縱火蘭艾之臭同焚樹木摧風鸞鷁之巢共

覆者其唯會昌滅虐我法之謂乎從漢至唐

凡經數厄鍾厄爰甚莫甚武宗焉初有道士

趙歸真者授帝留年之術寵遇無比每一對

揚排毀釋氏宜盡除之蓋以歸真曾於敬宗

朝出入官掖勢若探湯及其禍纏暴弒自然

事體如漿京邑諸僧競生誚謗歸真痛切心

骨何日忘之還遇武皇因緣狎昵署為兩街

教授先生時諫官抗疏宰臣李德裕屢言歸

真懼其動搖奏迎羅浮鄧元起南嶽劉玄靖

入帝謂神仙坐致由是共為椅角同毀釋門

意報僧譏誚之讎耳眾輕覆車群噪驚蟄須

彌餽飭困其劫盡之風有頂低摧倚其宿春

之杵詎云終否當有復時大中行廢教之誅

會昌非後天之老吁咄哉歸真奇秘之術今

